聞一多先生傳

天眞，任性，勇敢，無所恐懼，愛人民甚於愛他自己，這些特徵，聯合成爲民主奮鬥，爲民主獻身的名詩人，名學者，名教授，人民領袖的聞一多。

一多先生的一生永遠在尋求眞理，也永遠在否定自己，到晚年他找到了，大唱一聲，在這里了！契（金旁）而不舍，竟以身殉。

眞理只有一個，民主。

走到眞理之路只有一條生活在人民中間，爲人民服務。

一多先生的早年以新詩人著稱於世，特別講究格律，和一般朋友，辦詩週刊，舉行讀詩會，參加新月月刊，著有「死水」，「紅燭」，和長詩「奇蹟」在文壇上被目爲新月派，在新文化運動中盡了啓蒙作用。

中年以後，絕筆不寫詩了，不但不寫，簡直不看晚年，不但更喜歡讀詩，而且特別喜歡艾青和田間的詩，他推許田間爲明天詩人，是人民的鼓手。

他認爲只有歌詠出人民的痛苦，讚頌出人民的功蹟，描畫出人民的生活的詩，才是眞正的詩，話的詩，這時代所需要的詩。

眞正的詩是嚴肅的，戰鬥的，是打擊不義，消滅黑暗，最有力的武器。

他是西南聯合大學新詩社的導師，詩朗誦會的主持人，成天有一批年青的新詩人，新鼓手，追隨着包圍着這位十幾年不寫詩的老詩人

從田間他發見了蘇聯大衆詩人瑪雅可夫斯基，跳了起來，狂喜的說「詩在這里了！」

他完全否定了早年的自己，在說服朋友參加民主運動的時候，甚至不惜現身說法；「怕甚麼，我早年還是新月派呢！」

一多先生的一生是一首美麗的而又壯烈的詩。

中年一變而埋頭於古經典的研究，特別是在雲南蒙自的一年，發憤得忘侵廢食，他研究易經，研究詩經，研究楚辭旁及莊子，樂府，唐詩，更進而研究古文字學，音韻學，古代神話，繪畫，古民俗學，對楚辭所費功力獨深，著有楚辭校補，周易義証甄纂，詩經分譯，莊子內篇校記，樂府詩箋，杜甫年譜，唐詩雜論等專著，和專門論文若干篇。

晚年，特別喜歡瞿秋白和魯迅，案頭常放着海上述林和魯迅的著作。

他曾毫不掩飾的對朋友向學生說「我錯了，魯迅是的。」

他認爲今天只有兩種人，一種是奴隸，一種是奴隸主，後一種又是他們的外國主子的代理人。

他指出今天的中國，人民被蒙住了眼睛，被封住了嘴吧，被僵化了頭腦，血汗被搾取，穀子兒被徵發，層層的壓迫，不是奴隸是甚麼？

應該是奴隸翻身的時候了！

他要編一本新詩撰，選載現代歌詠奴隸翻身的新詩。

之後，要用同樣的觀點，寫一本中國文學史。

他喜歡屈原，推崇屈原，他指屈原的身份是奴隸，但是是一個不肯屈服，始終在鬥，不忘記翻身的奴隸。

他把學術思想和現實聯繫起來，他所研究，探討的是有血有肉，活生生的學問。

一個純粹的詩人。第一流的學者，愛美，推崇浪漫派，中年雖然歸於平實，還是成天在舊紙堆中摸索，自得其樂的人，突然，又一變而走上追求民主的道路，戰鬥的生活。

說突然，其實並不突然。

正當五四運動的時候，一多先生在北京清華學校讀書，因爲文筆好，被推選爲學生會書記，用筆參加戰鬥，盡了他一份力量。

民國十一年到美國留學，學文學和美術，回國後歷任中央大學，武漢大學，青島大學，清華大學，藝術專科學校，西南聯合大學，把全部時間貢獻給學術研究，絕口不談政治，正如自己所說，被關入象牙之塔了。

八年抗戰，薪入的百份之九十六被徵發出去了，一家人口無法過日子。兩夫婦捉襟露肘渣，生活的窮困到了極度，從象牙之塔一攤攤到十字街路頭。

然而，窮困還是折磨不了他，正如暗殺嚇唬不了他一樣。

使他澈頭澈腦專變，重新回到革命的道路的是人民。這幾年來他生活在人民中，成爲人民的一員，明白並且味會了人民的痛苦和需要。

正如一頭發怒的獅子，他大吼了。

他用嘴，用筆，說出了流民圖，畫出了石壕吏。

他在喊「我們今天第一要停止內戰，第二還是停止內戰，一直要喊到內戰澈底的全面停止才不喊。」

他在喊「我們今天第一要民主，第二是要民主，第三還是要民主，非民主不能人民，非民主不能救中國。」

一個人喊不中用，領導了學生來喊。

光是學生喊不中用，領導了青年來喊。

光是一些人喊不中用，他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，領導人民來喊。

於是學生，社會青年，大學教授，文化學術工作者，工人，萬口一聲在昆明喊出了要和平要團結要民主的呼聲。

跟着是宣言，通電，抗議，呼籲，大規模的時事晚會，演講會，以及美術展覽會，新詩朗誦會，文藝坐談會，營大會，舞踊，話劇，各文化部門全被動員了，以至幾千人幾萬人的大遊行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轟轟烈烈，大地在撼動了，全國在响應了，法西斯發抖了！

飄拂的長髯，炯炯的眸子，破爛的長袍，帶着一根白藤手杖，出現在每一個集會中，每一次遊行中。

激昂的情調，生動緊湊的講詞，使每一個聽講人增加了信心，增加了勇氣。

他提倡新詩，提倡爲人民歌唱的新詩。

他喊出人民的痛苦，他指出解決的大法。

他壞學術研究，壞的是指出人民的痛苦，他壞學術研究，壞的是指出人民的痛苦，他壞學術研究，壞的是指出人民的痛苦，